

帕非福先生是我们学校聘请的德国外教，我们学校坐落在杭州湾畔的金山，那时候，我还在学校的外联部工作。帕非福先生到达金山的第一天，我就陪他逛了城市沙滩。三月早春，走在栈道上，灰蓝色的大海在我们身侧喧嚣翻腾，帕非福先生的风衣像海鸥的翅膀一样飞扬着，他使劲搓着被风吹成红薯色的脸说：很美啊，这里很美。

帕非福先生是东德人，家住德累斯顿，几年前我去德国小城马格德堡参加国家教育部与德国合作的培训，顺便逛了很多地方，柏林、汉堡、莱比锡、德累斯顿、波茨坦，还去了波罗的海。我见识过帕非福的家乡，那里很美，和金山的美不一样。帕非福先生也许是客气，他不好意思说金山不美，因为他要在这里生活一个学期，要吃我们一个学期的饭，还要给我们的学生上一个学期的“数控机床”培训课。

比起波罗的海，城市沙滩外面那片海，也许只能算池塘，我有点担心，帕非福先生会不会觉得无趣？可他兴致盎然地指着栈道边的小吃摊说：郊游的时候，一定要吃这个！然后顾自掏钱买了一桶爆米花，像个孩子一样一把把往嘴里塞，还说：我感觉，我像在萨克森的国家公园里游荡。

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的首府，那里有曾经毁于二战的王宫，还有原始森林和古堡牧场。看来帕非福先生挺喜欢金山的城市沙滩，虽然大海和森林牧场差别甚大，但自然给予人类释放心灵的信号，应该是一样的。

可是第二天，帕非福

的脸色就不太好看，原因是接他去参加开班典礼的那辆车，是桑塔纳啊！一看见“大众”标志，他就乐了，尽管这辆车是学校最老的老爷车，但他还是喜滋滋地问司机：你们，为什么要开大众的车？

司机实话实说：大众厂在上海嘛，汽车城在嘉定，而且，桑塔纳结实啊！

正中下怀，帕非福小胡子一翘：是德国的车，很棒吧？

司机也乐了：结实是结实的，不过密封性一般，总有风漏进来，不如另一辆荣威。

帕非福明显受挫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找到说辞：知道吗？一些年轻的父母会把小孩忘在车里，导致小孩窒息死亡，车窗密封性太好也会发生悲剧。

司机说的是大众车的普遍缺点还是这部老爷车的个别问题也未可知，帕非福先生却因此受伤，接下去，他沉着脸不再说话，直到车开进学校大门，进入实训大楼，看见一排排数控机床，他的眼睛才亮起来。

帕非福先生就是个特别有民族自尊心的人，我请他吃枫泾丁蹄，他说德国猪手才是最美味的；我请他品尝青浦红颜草莓，他说萨克森的蓝莓好吃到爆；我请他喝石库门黄酒，他说德国啤酒知道吗？他只喝新鲜的黑啤，慕尼黑

的……

临近学期结束，帕非福先生的太太要来中国“探亲”，他去浦东机场接太太，不要我和翻译陪同，他说他一定能把太太安全接回来。

他果然把太太接回了金山，他的太太是个瘦削而严肃的人，并且诚实，有一

夏多布里昂抱怨哥哥“根本不带我出去，不介绍我认识任何人”，以致，他在巴黎两眼一抹黑，过着孤独的生活：“秋天开始了。我六点钟起床，去骑马场，然后吃早饭。幸亏那时我酷喜希腊文，我翻译《奥德修记》和《远征记》，直到两点钟，中间穿插着研究历史。

两点钟，我穿好衣服，去我哥哥那里。他问我干了些什么，看见了什么，我就回答说：‘没干什么，没见什么。’他耸耸肩，转过背去。”（《墓中回忆录》第 49 页，郭宏安译，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8 月版）除去跟哥哥赌气的因素，我发现，他把读书、写作叫作“没干什么”，像空气一样，视若无物。

想一想，如果朋友问我在家里干什么，我大概也不会说：“在家读书。”我的那些朋友可都是正经读书人啊，在他们眼里：嘻嘻，读书算个什么事儿？五一节，那些追求诗与远方的朋友，都在大晒特晒“在路上”的各种照片。我不好意思说在家里读书，最多跟大家“分享”一下某本书的精彩片段，而事实却是整天在家里读书、写字。要不能干什么？黄永玉先生有话，老婆就一个，左看也是她，右看也是她。

替我扬眉吐气的是夏志清先生。我读过他一篇《书房天地》，他毫不含糊地说：

我年纪愈大，在家里读书的时间也就愈多。……十多年来，读书简直非在家里不可——一星期总有三四天到离家仅一箭之遥的恩德堂去教书、看信、开会、会客，但回到家里即迫不及待地脱掉皮鞋，穿上旧衣裤，这样才有心情去读书、写作。（《感时忧国》第 101 页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）

“迫不及待地脱掉皮鞋，穿上旧衣裤”，我也是这个样子，而且喜欢躺着读书。在家里嘛，就要无拘无束、横行霸道。当然，也有在家里读书，极其庄严、隆重的，马基雅维里就是这样：“我回到家中，走进书斋。在门口，我脱去白天沾满泥污汗水的衣服，换上宫廷

校的是他的下属凯瑟勒先生。凯瑟勒先生给我发电子邮件，说不要用桑塔纳去接他，他要坐磁悬浮，帕非福先生接他太太那次，就坐了磁悬浮，飞一样的速度。还有，他说要吃一种叫“tinti”的东西，帕非福先生说，比德国猪手还好吃，是上海猪手。

我没有告诉他，那辆密封性不是很好的桑塔纳，已经有二十多年车龄，老爷车快退休了。我也没有告诉他，蹄膀和猪手是有区别的，德国人不分腿和脚，上海人分得可清楚呢。关于磁悬浮，我却疑惑，本就是从自德国的技术，他们没有磁悬浮列车？查了一下资料，才知道，世界上首条投入运营

的，下一个学期来我们学

分，再由秘密交通员取走，给党的一线、二线机构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经费。

别看卢绪章平日西装革履，出入灯红酒绿的高档场所，然而贴身穿的衬衣却打着补丁。为避免引人怀疑，他不敢把衬衣拿到洗染店，也不敢请人代洗，只能

由他太太亲手清洗。洗过之后，将马铃薯磨成浆抹在领子上，再熨烫平整，使衣领看起来簇新挺括。卢绪章从不允许员工和家人浪费一文钱，时常告诫他们：“这些钱都是党的，共产党员赚的钱都要上缴组织。”

天亮了！

另一位创建广大华行和民

的长袍。穿上这种庄严的服装，我进入古人的殿堂，受到他们的欢迎。……整整四小时，我忘记了世界，忘记了一切烦恼，不再害怕贫穷，不为死亡而战栗——我进入了他们的世界。”（转引自阿尔贝托·曼古埃尔：《夜晚的书斋》第 172 页，杨传纬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8 月版）做文创的可以充分关心这个“宫廷的长袍”，设计出庄严的读书服，

在家读书

我关心的是“回到家中”，沉浸书里，与古人“对话”。

回家，还意味着从滚滚红尘中脱身，回到自己的园地。夜晚，又间离了现实，屏蔽了喧嚣。偏偏有的朋友似乎不甘心，拼命要延长白昼，非要做一个不回家的人。我想，凡事总要有个界限，我特别不愿意把夜晚搭进去，不想随意削减阅读时光。书中

白天的奔忙，让我特别贪恋和珍惜夜晚的时光，也格外珍惜假日时光，倘若谁这个时

长相思

（篆刻）王鸿定

的磁悬浮线，就是上海浦东机场线。

原来是德国的母鸡没见过自己下的蛋，要来中国见一见。怪不得，帕非福先生先去浦东机场接太太，说什么都不要我们陪同。作为一只母鸡，他不想让我们看见他从未见过鸡蛋的样子。

拿出商人的派头无奈叹息：“老兄，我们生意人是只管赚钱，不问政治的。去东北只是为了大豆出口美国，那可是对本利呀！时局如此艰难，哪样好做？”说罢，他又大侃“投资经”，弄得特务不禁怦然心动，竟跃跃欲试也想入伙大捞一把。

解放初期的上海，俨然是一座危城。国民政府逃走时劫掠了大批金银财富，经济濒临崩溃。军管会委派杨延修召集沪上工商界“大腕”碰头，商讨整顿私营工商业、恢复市场秩序之方略。当一身军装的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杨延修出现在会场，那些与他打过交道的商人又惊喜地围拢过来：“老杨，想不到你也是共产党！”杨延修笑答：“你们要是早知道了，还敢跟我做生意吗？”欢声笑语中，一场推动私营

业主接受国营经济领导与改造的“重头戏”拉开帷幕。

明日请看《千金散尽，热血酬知己》。

候谁闯进来了，那是得不到我的礼遇的。是的，像一本小说集的名字，我有“派对恐惧症”。我十分享受这样的午后时光：坐在窗前，懒洋洋地翻着一本闲书，看看想想。阳光照在身上，有一种贴心的温暖，还有一种舒心的闲静。人生少不了功利，繁忙，三更灯火五更鸡，也得有这样的闲静时光，这是常态，常态才是生活的本质。而家，在家；书，读书，会让我们接近常态。此时，泡一杯清茶，捧读林文月的《午后书房》，细品里面《三月曝书》《午后书房》这些篇章，我更觉得做神仙也不过如此吧？林文月说：“有时在书房里独坐良久，倒也未必是一直专心读书写作。譬如说，重复远方的来信，想像友朋的近况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；甚而甚么念头都没有，只是空自地发呆，也是人生的片刻。因为在这个宁谧的斗室内，我最是我自己，不必面对他人，无须伪装，更无须武装，自在而闲适。”（《午后书房》，《午后书房》第 17 页，台北洪范书店 1986 年 2 月版）不少人都抱怨整日里戴着面具生活，你怎么不早一点回到家里，拿起书来，自己摘下那些面具呢？

有人觉得在家里就“憋得慌”，人

结伴人在天涯

紫薰

黏稠的空气，黄梅自顾自一路追随。薄薄的水汽贴上玻璃，我摇下车窗，让阳光脱下

的记忆，曾经枝繁叶茂，与大地为伴。

一楼是吧台，十几坪的空间。木制的楼梯很宽，踩上去“吱呀吱呀”，竟有了些年代久远的记忆，然而漆是新亮的，明晃晃地映照我的眼。登上二楼豁然开朗，整排落地明窗连接成一个优美的弧形，帷幔般的夜空铺陈眼前，天鹅绒般的华美。临窗而坐，柔软的布艺沙发，面团似的，瞬间把整个人窝了进去，四肢失去了重力，只能交付给时空。角度倒是恰恰好，正对着窗外的海边游乐场，可以数暮色中一一归位的晚星，海水温柔，日影泛波。

许是向黄梅雨季借来的吉光，四周竟然没有人，只有我一个，真好。我仿佛得到了尘世的活计，披上了往生自由的霞披。除去金佛银饰，告别了生涯中的一惊一乍，我的双目卸下抬眼的重负。咖啡的磨具在悠闲中哼着眠歌，光洁的墙面上只有一块挂毯展示着远航的风帆，简单的风格与窗外的大海相得益彰。

窗外的天幕正在开演，沙滩上的过山车，宇宙飞船，旋转木马热闹着，逐一登场。七彩的霓虹宝石般闪烁，流溢在窗前。游玩的旅人携手走入绵延的沙滩，用默契打开游乐的世界。白日的沉重跌宕在叠起的笑声，与浪花一起奔涌，奔入一方属于自己的天空。仿佛重回小时候，不再跟时间赛跑，做回快乐的主人，脸上常有微笑。

“你若爱一个人，若她涉世未深，你就带她看遍世界繁华；若她历尽沧桑，你就带她坐十次旋转木马。”木马起伏，结伴的人已在天涯。小心翼翼捧住隔年的话语，就像此刻守住眼前的沙滩，远远地看着我，带着最深的懂得，彼此追忆，留下永不磨灭的足迹。

纯真跃下马背，重生倾城。夕阳瞬间燃尽，我拽不住太阳最后的衣角，一年的等待之期又将从今夜开启。

我坐在北纬 30 度 40 分，往咖啡里加了一勺糖，金灿灿的，是夏至最耀眼的余光。



上世纪 80 年代，有一部谍战电影《与魔鬼打交道的的人》引起轰动。影片讲述了化名为张公甫的中共地下党员，以商人身份活跃于上海滩金融界，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的故事，其原型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实体——广大华行及民安保险在非常岁月里肩负的特殊使命，前赴后继涌现出来的“红色资本家”卢绪章、杨延修等人的聚合体。

1937 年 10 月，在广大华行多年接受地下党春风化雨般教育的卢绪章，迎来了生命中的高光时刻——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遵照党的指示，他与行内职员并肩战斗，把广大华行发展为三线秘密组织。卢绪章为人慷慨大方，处事八面玲珑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熙来攘往之间，国民政府的很多高官要员都跟他成为朋友。利用这层特殊的关系，他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穿梭于根据地 and 国统区，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。他常常将筹措到的现金用麻袋捆扎好，到了夜深人静时

分，再由秘密交通员取走，给党的一线、二线机构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经费。

别看卢绪章平日西装革履，出入灯红酒绿的高档场所，然而贴身穿的衬衣却打着补丁。为避免引人怀疑，他不敢把衬衣拿到洗染店，也不敢请人代洗，只能

由他太太亲手清洗。洗过之后，将马铃薯磨成浆抹在领子上，再熨烫平整，使衣领看起来簇新挺括。卢绪章从不允许员工和家人浪费一文钱，时常告诫他们：“这些钱都是党的，共产党员赚的钱都要上缴组织。”

天亮了！

另一位创建广大华行和民

安保险的骨干杨延修，他的能量，曾被周恩来夸奖为“能抵得上一个师”。为了筹措抗日经费，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，将一家售卖医疗器械的不起眼的小店，摇身变作海内外“实力圈粉”的知名企业，更是党组织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

与“魔鬼”打交道的人

秘密机构。

杨延修的成功之道，在于他的政治头脑。他将国统区政界商界的高官贵人拉进了“朋友圈”，不少高官纷纷将黄金、美钞、金圆券存入广大华行，企业不仅扩充资金挣得盈利，而且还寻找到了掩人耳目的绝佳“保护伞”。

随着国民党在各大战场的节节败退，对国统区的政治控制也越来越严。树大招风的广大华行，还是引起了特务的注意。一次，军统头目把杨延修“请”去，怀疑其私通“共匪”，要严加查办。杨延修遇险不惊，从容应变，

拿出商人的派头无奈叹息：“老兄，我们生意人是只管赚钱，不问政治的。去东北只是为了大豆出口美国，那可是对本利呀！时局如此艰难，哪样好做？”说罢，他又大侃“投资经”，弄得特务不禁怦然心动，竟跃跃欲试也想入伙大捞一把。

解放初期的上海，俨然是一座危城。国民政府逃走时劫掠了大批金银财富，经济濒临崩溃。军管会委派杨延修召集沪上工商界“大腕”碰头，商讨整顿私营工商业、恢复市场秩序之方略。当一身军装的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杨延修出现在会场，那些与他打过交道的商人又惊喜地围拢过来：“老杨，想不到你也是共产党！”杨延修笑答：“你们要是早知道了，还敢跟我做生意吗？”欢声笑语中，一场推动私营

业主接受国营经济领导与改造的“重头戏”拉开帷幕。

明日请看《千金散尽，热血酬知己》。

责编：龚建星

